

郁序忠校友访谈（1974级）

受访者

1978年至1985年，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随员、三秘。1989年至1991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三秘、二秘。1991年至1992年，赴法国南锡第二大学进修。1992年至1993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二秘。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二秘、一秘。1996年至2000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一秘、副处长、处长。2000年至2004年，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参赞。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参赞、公使衔参赞。2007年至2010年，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副司长。2010年至201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大使。

采访者

罗允中

您在1974年进入北外学习法语，请问您当年为什么选择了北外，并选择学习法语呢？

这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吧。我中学是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的，小学毕业我考进了初一法语班，听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自己颇感庆幸。当时有一位瑞士外教教我们法语单词发音，我觉得很新奇，就喜欢上了法语。记得当时南外教学楼里有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卡尔·马克思”，感觉特别励志！可惜受“文革”影响，我法语没有学多少就去当兵了，退伍后我回到了南京煤气公司当工人，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自学法语。1974年北外来南京招生，我也慕名报名。当时我的面试题是读一篇法语课文《南京长江大桥》，由于我一直在坚持自学，所以读得还算流利，于是就被录取了。上大学终于梦想成真，我当时激动得彻夜难眠。

您是否可以讲述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当年在校学习时，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呢？

我们当时入校是“文革”后期第三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作为工农兵学员能进入北外学习，我倍感珍惜。中学时因为“文革”的大环境，法语并没有学多少，能进入北外法语系系统学习，真是天赐良机。那时，我们学习外语的时间被挤压得很厉害，所以只要有一点时间，我们都争分夺秒学习法语。我们主要在朗读、听力、阅读上下功夫。当时每天一早就要出操，坚持晨读。我当时特别重视语音语调，因为想到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当法语播音。我们那时除了下午有一点时间进行体育活动，其他时间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下午还会去阅览室阅读法文的新华电讯稿、外媒电讯稿和《北京周报》期刊，熟悉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的法语词汇与表述。晚饭后到教室里戴着耳机围着电子管录放机进行听力练习。晚上睡觉前会对着墙背诵动词变位，一直练到口干舌燥。熄灯以后还会在床上戴着耳机收听外媒法语广播。总之当时就是千方百计都要进行“听说读写译”方面的练习。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董纯老师，她特别强调：学习外语的实践性很强，光理解语法现象是不够的，要不怕犯错不断地去说，要练到像条件反射那样脱口而出。我们还经常对着镜子练习口唇操，组成互帮学习小组，每周利用晚自习时间开展口语对话。也许正是因此，北外的外语口语优势明显，成为一大特色。我们当时的课程相对较单一，主要就是外语课，比如法语精读、泛读、听力、口语、中译法、法译中等等，有汉语等知识课，但缺少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商务这方面知识的课程。

1985年您前往法国任职，之后也在法国南锡大学进修，请问您在法国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1978年夏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瑞士驻华使馆担任中秘，1985年被外交部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作，那是第一次在外常驻。我先后在巴黎常驻四年，然后在法国留学一年。后来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了两年，将近有九年半。最后一任是在布隆迪四年半，所以加起来在外常驻将近二十年。

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法国时负责外勤工作，在外面跟各个部门打交道，接触较多。当时令我印象较深的是：法国等西欧国家确实很发达，高速公路、立交桥四通八达，巴黎的地铁线纵横交错，还有大的超市，商品琳琅满目，路边上停满了私人轿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见证了自己国家经历改革开放后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当年西欧国家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经济，我们国家不久后也都有了。现在，我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欧国家更方便，比如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手机微信等。祖国的这些巨大变化，我们作为见证者，印象特别深刻。

还有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要善于跨文化交流。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不仅要学会说外语，更要了解对方的社会与文化。比如我当时在法国进修，在大学城经常和法国的同学见面打招呼。有一次见到一群法国同学，他们行贴面礼，但是我很不习惯，于是伸出手去握手，其中有个法国女生就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让我十分尴尬。还有在南锡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和一个突尼斯的男生特别谈得来，我们俩经常约着一块学习，但却引来班里女同学们异样的目光，她们怀疑我们是否有“HOMO”的倾向。

还有一个例子，记得我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时，有一次使馆宴请东盟国家驻欧盟使节，菜单上有一道菜叫“佛跳墙”。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缅甸大使的夫人，她看了法语翻译中有bouddha一词后就拒绝用这道菜。她说我们是信佛的，不能吃自己崇拜的神。我明白了，立即向她做了解释并表示歉意，并给她换了一道素菜汤。以后我们请东南亚等国的使节时，“佛跳墙”的汤名统统改译为“海鲜盅”了。

以上经历说明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思维方式也会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学习法语，不光是要学会说法语，更要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样才能懂得如何得体地表达，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您认为北外的大学生活给您后来近40年外交生涯带来了什么帮助？另外，对现在有志于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学们，您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可以传授吗，在未来学习、工作方面应注意哪些事项以及做好哪些准备？

北外的学习阶段，应该是打基础的过程，就像盖大楼一样，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发现凡是学外语科班出身的，在学习社会科学专业方面，听课效果好，学习进步比较快，但是有一些外语基础没有打好的人，他们的学习效果就大打折扣。我觉得我的法语水平迅速提高的阶段还是在法国常驻期间，相当于是完全浸润在法语语言环境中。我负责外勤工作，就利用各种机会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法国人交谈。在外办事，遇上堵车，我就在车里收听各种法语广播节目。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更不用说了，大学里非常注重诵读原文和做résumé，这对提高阅读理解和口语表述能力非常重要。

我觉得外语基础一定要打好，但也不能仅靠外语单项“一招鲜”，知识面也要广。从事外交工作要了解其他方面知识，比如国际政治、外交学还有国际法等。比如我在南锡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进修欧盟法（研究生阶段）时，由于我的本科没有学过法律，所以听课理解相当吃力，连一些法律基础概念都没有，所以只能自己课后恶补。外交部需要的是复合型“万金油”式的干部，要能各个方面知识都懂一点。还有就是政治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作为外交官，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是核心要素，这在大学里需要培养和检验。比如外交部来北外招收新干部，十分看重和考查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如是否是学生干部或中共党员。不要认为当学生干部就是占用了自己的学习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是中共党员，说明其本人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愿意为党的事业做出奉献，对自己也能高标准、严要求，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外交部工作特别强调要遵守外事纪律。

2010至2015年，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大使。任职期间您面临过什么挑战？您是如何应对的？

能去布隆迪共和国担任大使，我感觉责任重大，肩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因此在任期间自己也是不敢懈怠。因为我长期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所以对非洲的工作经验和布隆迪的国情了解不多，有一个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和了解工作对象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功夫。

布隆迪国内长期矛盾主要是部族之间的冲突，在矛盾中间我们如何从自己国

家利益角度出发，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对对象国的国情和需求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向国内提出扩大和深化合作的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任职期间，也发生过叛乱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但是基本上属于可控范围，相对比较平稳。

我觉得在布隆迪任职期间，如何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过去的对外宣传不同，我们现在对于驻外大使的公共外交能力要求很高，使馆工作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面向社会各界各层面，包括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等，都要宣传我们的对外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我在任期间还是做出过一些努力的，包括上国家广播电视台接受视频采访，到布隆迪大学举行讲座，接受当地主流媒体专访，对于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当地主流媒体撰稿发表署名文章。公共外交能力，对于外交官是综合能力的检验：首先你的法语要好，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其次，对内外政策的把握要好；再次，要有随机应变，应对各种提问的能力；最后，还要用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讲述，这样效果才好。这个能力，需要平时在政策学习、外语实践中下功夫，不断积累，厚积薄发。

再则，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很重要。比如在当地中资企业被抢劫，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和军警部门交涉协助破案，维护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现在驻外使领馆在海外领事保护任务日益繁重，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也是体现了新形势下外交为民的宗旨。

此外，我们学外语搞外交的工作者，往往对语言对象国了解比较多，但是对本国的国情了解不多，要补齐这一弱项。所以还需要注重关注和了解我们国内的实地发展情况和政策措施，这样才能在对外工作中做到知己知彼。

现在的中国正飞速发展，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日益显著。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院不断有优秀校友毕业后选择去非洲工作。您认为我院毕业生在非发展前景如何，在未来可选择的领域和方向有哪些？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欧工作，主要从事欧盟研究工作，在非洲的任职可以说是最后一站，但是这四年半，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感觉反差太大。我在欧洲的时候，经常跟欧盟机构打交道，还经常到欧洲议会和政客交锋。但是非洲却不一样，不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对我们非常友好。现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好，国际社会也意识到非洲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大陆，中国在这其

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非全方位的合作，潜力非常大。我们帮助非洲，实际上也就是帮助自己。比如说华为，它也是先在非洲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产能合作与非洲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十分契合。所以我觉得学法语的毕业生，有很大概率要去非洲，因为非洲的法语国家占很大一部分。我在布隆迪任职时，感觉我们的中资企业的法语翻译非常稀缺，比如我们援建的布隆迪水电站，就只有一个法语翻译。应该说在非洲不论是在中资企业也好，还是在孔子学院或在使馆，对一个人的锻炼都很大。因此我觉得对在非洲国家工作的毕业生来说，也需要学习一些工商管理、经济合同法的知识，了解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总之，学法语，就要有去非洲锻炼和发展的思想准备。国内大部分人总是觉得，非洲有战乱、疾病很可怕，其实我觉得非洲并不如此。比如，我常驻的布隆迪有“非洲的瑞士”之美誉，那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人民友好，双边关系很好。去了非洲你就会喜欢上非洲，没有去非洲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缺憾！

您对法语人才培养有何建议？值我院70周年院庆之际，您能说一两句对法语学院学生和老师的寄语吗？

原先我觉得，外语院校偏重语言文化，这是特色也是优势，但现在看来未免有些单一。我认为，一是未来法语人才培养应该走“法语+”的模式，即法语能力加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法律、商贸……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也不可缺少。这对本科毕业后出国读研帮助会很大。二是要提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我们对外交往，实际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就像我之前讲的贴面礼、“佛跳墙”等故事，这也涉及对象国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的知识，如果缺乏认知，就会露怯甚至闹出笑话。再比如说西方文化里的vendredi 13，我们就不能在这天邀请别人参加聚会。三是要教学与科研并举，重视并发挥智库作用。法语学院已建立的法语国家和地区高端论坛的国际交流平台，就是有益的尝试。四是重视培养法英双语人才，法语学院在这方面应有一定优势。掌握法英双语，对学生未来更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应聘国际组织官员岗位十分必要。

寄语

衷心希望我们的母校北外和法语学院能越办越红火，不负众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法语精、专业强、政策素质高的实用型高端人才。